

# 印尼孔教28天行记(四)

## 作者：陈勇

**第一天：  
初识吴炳邦学师  
11月3日 星期四**

当国泰航班777号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的心底非常忐忑不安，因为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印度尼西亚，而我对印尼语几乎是一窍不通。虽然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印尼之行，找来两本印尼语教材，决心认真学习，但由于各种杂事缠身，直到临行时我仍然只能说一句话：“特里玛卡西（谢谢）！”同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为我提供了在印尼的联系人以及应急措施，毕竟98年印尼排华暴乱的阴霾还没有散去。我也买来了900页厚的《孤独星球》版之《印度尼西亚》旅行指南，细细研读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以期提高

自己的求生和适应能力。此次行程，除了有电邮联系但从未谋面的苏腊巴亚姚平波先生（Budi Wijaya）和雅加达梁文丰先生（Budi Tamtomo）以外，我在印尼不认识任何别的人。姚先生是印尼孔教总会海外交流部主席，我指望通过他与孔教总会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和帮助。如果在机场碰不到姚先生预先安排去接我的人，我打算自己坐出租车到雅加达中心的加克萨大街（Jl Jaksa）一带的旅馆区落脚，那里是背包客的天堂，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走访周围的孔教礼堂。

同一趟航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印尼本地人，也有不少华人面孔的乘客。我渴望能跟其中的某位搭上线，多少了解有关印尼的信息，但最终没

有鼓起勇气。当飞机四小时以后降落在雅加达国际机场时，扑面而来的炙热的空气和满眼的碧绿，这个遥远而陌生的热带国度用一种独特的气质来迎接我的紧张和不安。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有关印尼落地签证的信息，据说印尼移民官喜欢索要贿赂，但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为了轻装上路，我这次只带了一个旅行背囊，里面是换洗衣服，外加一个随身携带的书包，装的是我的电脑、书本等杂物。取好行李以后，我用仅会的一句“特里玛卡西”回绝了不请而来想替我搬行李的短工。在外币兑换窗口，我用300美元兑换成印尼盾。当天的汇率略低于9000盾兑换一美元，所以我顷刻间就成了百万富翁。那个经营外币的壮汉用计算器向我显示，他应该给我二百四十万盾，但我因不熟悉印尼盾的币值，左数右数只有二百零四万。想要跟他理论，无奈张口却成了哑巴。那壮汉不耐烦地挥手把我赶离了外币窗口，没想到这么快就上了印尼的第一课，有如吃了一记闷棍。

行李大厅的出口外挤满了接人的众多人群。我抬眼一望，旋即发现了一位年轻人手里举着一张纸板，上边写着我的单位和名字。我径直走上前去，与那位年轻人握手，互道姓名，得知他的印尼名叫哈利（Heri），中文名则不甚了了。这时我才发现，年轻人的旁边还站了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长者和他的太太。长者笑容可掬，见我就伸出大拇指说：“单枪匹马闯天下，了不起！”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我格外惊奇。哈利虽然不说汉语，但能说比较流利的英语。想不到这么顺利就跟印尼孔教接上了头！一路上我担心的语言问题顿时烟消云散，刚才兑换印尼盾时的不快也忘到了九霄云外。长者嘘寒问暖，还赶忙跑去买了汉堡包让大家充饥。稍事休息以后，我们便上车，驶上了拥挤繁忙的雅加达机场高速公路，哈利是司机。公路两旁，各种不知名的热带植物和有风格没风格的建筑像风一样飞快地掠去，映入眼帘的是完全陌生的景象，我的心情也由先前的紧张和不安转换

成了兴奋和好奇。经哈利介绍，我才得知长者名叫吴炳邦（Masari Saputra），在印尼孔教身任学师一职。印尼孔教的教职人员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别为学师，依次为文师和教生。学师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四书》、《五经》非常熟悉。由于最近几年相继有两位学师去世，印尼孔教现在共有八位学师，年龄都在七八十岁之间。

一路上，吴炳邦学师兴致颇高，吟唱起他创作的孔教歌曲，他的太太则一起唱和。吴学师是孔教高层教职人员中仅有的几位懂中文者之一，大量翻译介绍了孔教的教义和仪礼，并创作了不少诗词和歌曲。印尼孔教的文献但凡是文言文，都出自他的手笔。谁能想到，吴学师家境清贫，身世坎坷，原本只有印尼公立学校初中文凭，完全是靠着信仰和毅力自学中文成才，于90年代升职为孔教学师。他创作的一首叫做《心灵之感悟》的歌曲这样唱道：

“当犹疑打乱了我的心思的时候，敬仰的至圣给我灵火。您启发我生命，有所



雅加达微缩公园的孔庙